

博物館自閉症教育活動之設計 與實務——

以「故宮智多星——自閉症親子家庭博物館探索活動」為例

■ 林質安

博物館中常見的身心障礙觀眾，包含了拄拐杖或坐輪椅的肢體障礙者、手持白手杖或由導盲犬引導的視覺障礙者、佩戴助聽器的聽覺障礙者等。實際上，還有更多不容易被發現的身心障礙者，外觀沒有明顯特徵，但是在參觀博物館的過程中需要協助，例如自閉症類群障礙症（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, ASD），正是博物館中越來越常見的身心障礙觀眾類型之一。本文首先討論自閉症的特質及其支持系統，並整理國內外博物館的自閉症教育活動，最後以「故宮智多星——自閉症親子家庭博物館探索活動」（圖 1、2）為例，介紹自閉症教育活動的規劃，並分享本次活動的回饋與反思。本文統一以「自閉症」稱呼，避免使用其他詞彙替代而模糊焦點，或是加深對自閉症的刻板印象。

認識自閉症

自閉症是一種神經系統發展障礙，談到其特質，大家腦海中浮現的可能是電影或電視劇的自閉症主角形象：記憶力強、不善社交、專注在特定的興趣、對噪音敏感等。實際上，自閉症是一種光譜，每個人的情形不盡相同，也會出現強度的差異。

大致而言，自閉症的特質包含下列兩種：

一、不善於人與人的互動和溝通，例如眼神接觸少，或是不擅長從社交互動的線索中去推敲他人的感受或情緒；對於肢體語言、表情或情緒等表達或解讀方面有困難，無法察覺人際互動的非語言線索等，因此經常被認為不懂得察言觀色，不大能拿捏好對話節奏，甚至是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，較難適應團體生活的規則等。

二、容易過度執著於重複和一致性，例如喜歡重複同樣的動作或話語，反覆操作某些物品，抑或類似儀式般嚴守做事的順序，堅持固定的擺設或飲食習慣等。對於重複的執著，會表現在著迷於特定興趣或深入鑽研某些細節，有些則是因為感官感受異常，而發展出某些重複行為，例如聽覺敏感的人經常摀住耳朵，或是觸覺遲鈍者會習慣咬手指等。

上述兩種特質，也可能會影響情緒。例如為了趕時間而必須省略某些「儀式」或調換事情的順序時，可能使他們發脾氣，或是因為噪音太吵而感到痛苦，也有人因為難以適應團體生活，而出現情緒不穩定的情況。¹由於自閉症兒童經常與同儕表現出不同的行為舉止，彷彿來自其他星球，因此自閉症兒童也經常被稱為「星兒」。

自閉症兒童的家庭與社會支持

臨床上，大約一歲後可觀察到比較明顯的自閉特質，而三歲以後可從語言發展等面向進行評估，或是根據主要照顧者的觀察進一步判斷，並選擇符合需求的早期療育方案。對自閉症兒童而言，家庭是居住時間最長、最主要的成長環境，從食衣住行等生活需求，到教養學習等面向，無不與家庭息息相關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²

與自閉症兒童最密切相處的家庭成員，大多是父母親。自閉症兒童的父母通常是家庭的經濟支柱，對於自閉症子女的照顧與教養，以及家庭的情感支持，甚至是提供社會化經驗、執行療育方案等，親職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。其他亦有祖父母、親戚等協助照顧自閉症兒童的案例，亦屬於一種家庭內部支持網絡。

從家庭向外延伸的支持網絡，包含社區、學校、機構、醫院等，均為社會支持系統的一環。相關人員包含經過專業訓練的特教老師、社工、治療師等，支持服務方案則有心理諮商、自閉症專業團體不定期辦理的研習課程或社區

據點服務、國外較常見的喘息服務等。其他社會支持如社區活動中心、志工媽媽、鄰居或住家附近商家等，透過認識家中自閉症兒童，並集結成為支持網絡的一份子，進而給予自閉症家庭具體的協助或情感支持。³

博物館的自閉症教育活動樣貌

博物館固然可被視為一種社會支持，其藝文資源豐沛，富有發展療育方案的潛力。然而，博物館並非醫療場所，面對自閉症觀眾，其目的並不在於「治療」，我們或可從「博物館如何定位並發展自閉症教育活動」這樣的角度去思考。此處容筆者針對「障礙模式」略作補充——什麼是障礙？誰是障礙者？障礙又是誰的問題？社會大眾如何看待身心障礙者、如何與之相處，正是所謂的「障礙模式」，其大致分為以下四種。⁴

一、慈善模式（Charity approach）：障礙者是值得同情的對象，他們因為個人身體的損傷（impairment），必須仰賴人們的善意與愛心方能維生。



圖 1 活動海報擷取故宮銅器造型與觸覺等多感官元素，展示服務處提供



圖 2 自閉症兒童「智多星」與導覽志工「領航員」一同尋找故宮銅器上的動物紋飾，沉浸在文物的世界中。展示服務處提供

二、醫療模式 (Medical approach)：障礙是個人的問題，必須透過醫學技術的治療或矯正，幫助他們恢復正常，具有「健全主義」(ableism) 的思維。

三、社會模式 (Social approach)：強調障礙的產生是社會制度或外在環境無法包容個人差異，使障礙者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。例如騎樓的地面有階梯或堆滿雜物不易通行，使輪椅族被迫在車道前進，這樣的環境便屬於一種障礙。該模式挑戰了醫療模式的健全主義，同時也主張各式各樣的障礙者體現了人類的多元差異。

四、人權模式 (Human rights approach)：主張障礙是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互動之下的產物，而障礙者的權利就是人權，障礙者是擁有公民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各項權利的主體，並鼓勵障礙者自我倡議 (self-advocate)，為自身權利發聲。其精神可見於 2008 年生效的聯合國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(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, CRPD)，明文規定合約國應以具體措施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各項權利，以及我國於 2007 年修正更名的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，將障礙者視為獨立自主的個體，並享有與一般人相同之權益。

上述這四個障礙模式並存於當代社會，而非以後起觀點取代早期的觀點 (圖 3)，因此，國內外博物館為自閉症觀眾所設計的教育活動，或多或少反映了不同的障礙模式思維。然而，活動均以保障「文化近用權」(access to the culture) 為宗旨，從文化機構的立場出發，充分了解自閉症觀眾的特質與需求後設計活動內容，以確保自閉症觀眾可親近，使用館內的文化資源。

根據筆者彙整的資料 (表一)，國內外博物館所辦理的自閉症教育活動，大多選擇開館前等參觀人流較少的時段，或是調整光線、音量等，甚至是在不受其他觀眾影響的區域進行活動，以營造一個相對安靜而穩定的環境。活動的規劃與執行，也不乏與自閉症專業團體合作的案例，以期切合自閉症觀眾的需求，有的強調感官友善，有的融入社交技巧的學習，有的著重在館藏或展覽內容，設計豐富的體驗活動。此外，活動的行前說明也相當重要，無論形式為何，提前掌握博物館的空間以及活動相關的資訊，可以幫助自閉症觀眾減緩進入陌生場域的焦慮情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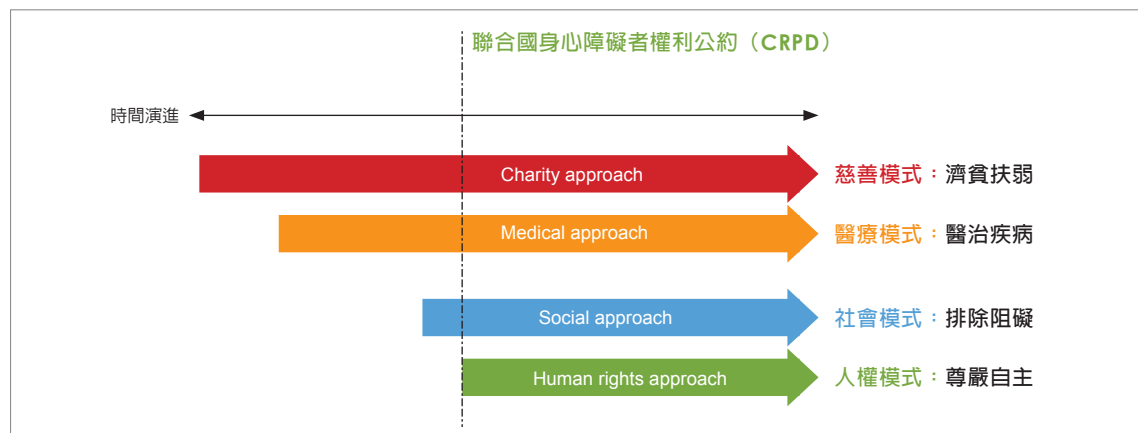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 障礙模式演進示意圖 作者重製 底稿取自黃怡碧主編，《CRPD 話重點：認識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的關鍵 15 講》，臺北：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、台灣國際醫學聯盟，2019，頁 18。

表一 國內外具代表性的博物館自閉症教育活動

作者整理製表

項次	博物館名稱	自閉症教育活動名稱	活動內容
1	美國史密森機構 (Smithsonian Institute)	早安博物館 (Morning at the Museum) ⁵	為自閉症等具有感官障礙的觀眾提早開館，並透過網頁或電子郵件提供行前資訊，例如採用圖文描述購票等情境的社會敘事 (social narrative)、標示各區音量或燈光設計強弱的感官地圖 (sensory maps) 等。
2	紐約交通博物館 (New York Transit Museum)	地鐵偵探 (SUBWAY SLEUTHS) ⁶	由館方的教育人員、特教老師及自閉症專家共同執行，此為長達 10 週的付費課後專案，授課對象為國小 2 至 5 年級的自閉症學生，以自閉症對於地鐵的共同興趣為基礎，在已「退役」的地鐵站裡進行分組探索，活動設計尚包含同儕互動、社交情境等。
3	倫敦科學博物館 (Science Museum)	早鳥專案 (Early Birds)、夜貓子專案 (Night Owls) ⁷	為營造感官友善 (sensory friendly) 的參觀環境，兩個專案選擇開館前後 2 至 3 小時的時段，並調整展示內容或降低音響音量，觀眾也有機會參加手作活動等。設定的對象分別為 4 歲至 15 歲自閉症觀眾及其家人，以及 16 歲以上的自閉症觀眾。
4	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	早安博物館 ⁸	每週日提前於 8 時 30 分開館，每次容納 20 名自閉症等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，全長 1.5 至 2 小時，流程包含體驗式的導覽以及引發交流的 DIY 活動。每一季規劃不同主題，DIY 活動每個月更換，內容豐富多元。
5	國立臺灣美術館	肯定與接納的藝術行動 (2014) ⁹	與鄰近地區之泛自閉症融合幼兒園以及藝術治療師合作辦理，以藝術教育治療工作坊的形式，引導參與者觀察並表達對作品的看法，並設計開放式的團體創作活動，以建立兒童在美術館中學習的信心，並享受創作的趣味。
6	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	科博知星——自閉症家庭探索活動 ¹⁰	與社團法人臺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合作辦理。活動期間自然學友之家暫停對外開放並拉下窗簾，從館藏選擇活動主題，再延伸出數個學習站，提供繪本、標本、模型、動手作等，採用多元的學習方式，以加深對主題的印象。
7	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	心智障礙專案 ¹¹	該專案服務對象多元，其中針對自閉症的服務，館方向自閉症社群進行諮詢，同時也與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合作，辦理相關的教育訓練與參訪活動等。官網亦提供易讀手冊下載連結，供觀眾初步了解館內設施位置或是展覽內容。

資料來源：詳各項註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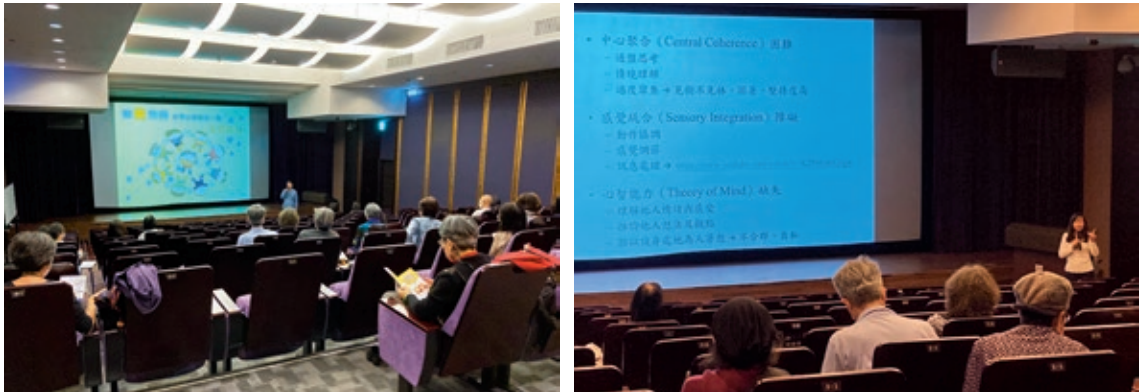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 教育訓練邀請北市自閉家協陳坤富總幹事、臺大醫院蕭嫩妮職能治療師共同辦理講座。 作者攝

故宮與自閉症觀眾的互動

申請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專人導覽的身心障礙觀眾中，自閉症的人數越來越多，有的是學校中的特殊教育班級學生，有的則是在庇護工場、小作所等場所工作的成員；赴外縣市特殊教育學校辦理身心障礙的教育推廣活動時，校方也會邀請已踏入職場的自閉症畢業生「回娘家」，一起參與活動。根據筆者的觀察，偶爾會見到自閉症的觀眾雙手隨時摀著耳朵，或是自顧自地向導覽志工細數口袋中的遊戲卡牌，也曾遇過不管老師如何引導勸說，仍反覆拉下隨行人員口罩的特教學生。

對多數觀眾而言，參觀博物館是一種靜態活動，很難想像上述情景會出現在博物館中；實際上，對於不熟悉博物館環境的身心障礙觀眾而言，這類「突發狀況」是相當自然的反應。儘管故宮的導覽人員已事先取得身心障礙觀眾的基本資料，仍然必須等到見面、對話後，才有機會知道每位身心障礙者的喜好「開關」是什麼，或是觸發負面情緒的「地雷」在哪裡。在各類障礙類型中，自閉症的光譜更是多元，每個人的特質及強弱程度都不一樣。面對不符合博物館「常規」、形形色色的自閉症觀眾，

是否可以規劃出符合需求、讓他們更輕鬆自在參觀的情境？除了用眼睛欣賞和聆聽導覽解說，是否可以提供不同感官的體驗作為輔助，更容易親近展品？當自閉症觀眾無法融入博物館參觀情境時，是否有配套措施？是故，針對自閉症觀眾的特質，故宮開始著手規劃自閉症教育活動。

「故宮智多星」合作架構

故宮於 2022 年首次為自閉症觀眾辦理「故宮智多星——自閉症親子家庭博物館探索活動」（以下簡稱「故宮智多星」），以國小中、低年級的自閉症學童為對象，開放 4 人以內的自閉症親子家庭，填寫線上表單進行報名。自閉症兒童及手足是本次活動的主角「智多星」，導覽志工則是各組家庭的「領航員」，一同進行參觀導覽、彩繪活動及心得分享。透過「動物」的主題，使用院內的探索手冊《動物在哪裡——共融版文物探索手冊》（以下簡稱《動物在哪裡》探索手冊），搭配導覽志工的引導和解說，以及運用有各種感官道具的「感官背包」以輔助導覽解說內容，鼓勵自閉症學童在家人的陪伴下一起走進故宮，探索文物中的動物。

以博物館為核心發展的自閉症教育活動，相當仰賴相關專業意見，針對自閉症的特質規劃活動內容，以貼近其需求。因此，「故宮智多星」由故宮向外洽詢合作單位，諮詢社團法人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（以下簡稱為北市自閉家協），以及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兒心科蕭嫩妮職能治療師，組成博物館教育人員、自閉症專業團體、職能治療師的三方合作架構。

活動籌備過程中，故宮扮演規劃設計、整合活動資源的角色，並以館藏文物知識為基礎，與合作單位密切討論活動的主題、內容與執行細節等。北市自閉家協因具有地緣關係，以及辦理自閉症就學、就業輔導以及家庭支持方案的豐富經驗，大力協助本次活動的宣傳與報名事宜，以及行前聯絡各個家庭的出席情形等。活動設計方面，則多與職能治療師討論，獲得許多臨床經驗相關的專業建議，例如：以感覺統合的概念設計多感官道具，或是開放自閉症兒童攜帶安撫物件等。

三方亦於活動前約兩週共同辦理教育訓練講座，為故宮第一線服務人員及導覽志工提升對自閉症特質的認知，了解自閉症社群的社會資源連結，以及學習與自閉症兒童的溝通互動技巧。同時也說明「故宮智多星」的場地、流程等規劃，使服務人員與導覽志工對活動有初步的認識。（圖4）

「故宮智多星」內容規劃及考量

自閉症教育活動的內容規劃，必須優先考量活動對象的特質。儘管自閉症光譜多元，仍需針對其特質進行規劃，並且應預想可能出現的狀況，準備配套措施。由於活動場域在博物館中，也必須根據博物館的既定條件，評估其可行性及限制，並進行合理調整。以下說明「故宮智多星」



圖5 國立故宮博物院、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編，《動物在哪裡——共融版文物探索手冊》內頁。取自《國立故宮博物院·學習資源·多元社群》：<https://www.npm.gov.tw/Education-Promotion.aspx?sno=04012670&l=1>，檢索日期：2023年6月13日。



圖6 西周中期 夷白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 000169



圖7 在導覽志工「領航員」的引導下，「智多星」運用探索手冊，尋找文物中的動物。展示服務處提供



圖 8 講師邀請智多星挑選自己喜歡的色筆，或是隨機選擇後和別人交換，提供多元策略。 展示服務處提供



圖 9 參與者專心彩繪，創作出具有個人風格的作品。 展示服務處提供



圖 10 智多星和家人一起黏貼紙膠帶，體驗彩繪後撕除紙膠帶的留白技巧。 展示服務處提供



圖 11 智多星背上感官背包，快步前往三樓銅器陳列室。 展示服務處提供

活動內容規劃過程中，幾項重要的考量。

關於活動的時間，因活動對象設定為「自閉症親子家庭」，必須選擇家庭方便參與，並避開參觀人潮多的時段。首先鎖定週末，增加家庭成員共同參與的意願，時段則選擇週末參觀人潮較少的上午，集合點與彩繪活動所在的 B1 兒童學藝中心亦暫停播放動畫影片與背景音樂，盡量避免自閉症兒童因環境嘈雜而感到不舒服。未選擇開館前的時段，原因是故宮距離市區較遠，交通時間較長，對忙著準備出門的家長，以及某些注重「儀式」的自閉症兒童而言，提前出門均有可能造成心理上的壓力。此外，未考慮在獨立空間舉辦活動或特定時段包

場，係使自閉症融入一般的博物館參觀環境，而非被排除於外，且共融形式有助於自閉症累積相關社會情境經驗。

在主題方面，設定為單一文物類別、較生活化的主題，並縮小活動範圍，有助於參與者加深對主題的印象，也降低適應陌生空間的壓力。為了避免參觀內容過於艱澀，本次活動以「動物」作為主題，以引起智多星的參觀興趣。同時，搭配《動物在哪裡》探索手冊的文物選件，將地點設定為正館三樓銅器陳列室，為參與者介紹銅器上各類動物紋飾的造型與意涵，引導其聚焦深入探索。(圖 5~7) 彩繪活動的內容同樣從主題延伸，擷取鳥形紋飾的特徵並

融入力學概念，設計「平衡鳥水彩紙卡」，請參與者挑選材料或工具後，在水彩紙卡上自由繪畫，完成的鳥形紙卡可平衡在山形紙卡或指尖上。（圖 8 ~ 10）

本次活動依照主題設定與文物選件，開發多感官背包，內容包含銅器紋飾木質拼圖、手搖鈴與聞香罐等感官道具，使用時搭配《動物在哪裡》探索手冊以及導覽志工之解說，期為參與者累積視覺、聽覺、嗅覺等感官經驗，同時拉近與文

物之間的距離。（圖 11 ~ 13）多感官道具的構想，來自大英博物館（The British Museum）為家庭觀眾設計、具有各類感官道具的 8 款展廳背包（Gallery backpack），¹² 以及朱銘美術館針對 7 至 12 歲觀眾為主所開發的 3 款 JM 尋寶包，¹³ 包含觸摸材質、操作遊戲等探索道具。

為了方便參與者提前了解活動訊息和館內空間，減少適應陌生環境的焦慮，行前資訊也是相當重要的，家長可以據此「預告」當天的



圖 12-1 活動照片：觀察龍的方向和造型，挑戰木質拼圖。展示服務處提供



圖 12-2 對應文物：西周早期 雙龍紋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2388



圖 13-1 活動照片：透過手搖鈴的聽覺體驗，加深對文物的印象。展示服務處提供



圖 13-2 對應文物：西周 鑾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2317



圖 14 「故宮智多星」行前說明內容 作者製圖

流程，也能讓自閉症子女有初步的心理準備。本次活動比照故宮一般身心障礙團體導覽，於到院二日前以電子郵件寄送行前通知，內容包含「故宮智多星」主視覺及現場指引海報、活動流程、活動場地的平面圖和照片，以及寄物、防疫注意事項等，盡量以圖文並列的形式說明，方便閱讀與理解。（圖 14）當天活動開始前，再次說明活動流程並介紹工作人員，方便參與者初步掌握現場情境。

除了依自閉症特質與需求調整活動內容之外，在引導技巧上，也請工作人員與自閉症兒童互動時盡量以「邀請選擇」的方式取代「單一指令」，尊重其主體性。此外，考慮到自閉症兒童可能發生無法融入博物館參觀情境的情形，參考國家兩廳院的「輕鬆自在場」的執行經驗後，本次活動借用正館一樓行政區的記者室作為「暫停區」，並提供紓壓球、降噪耳機、布質玩偶等安撫物件。（圖 15）備用的暫停區



圖 15 暫停區位於獨立空間，提供紓壓球、降噪耳機、布質玩偶等安撫物件。 作者攝

雖與活動場地稍有距離，但獨立空間相對於展場安靜許多。自閉症兒童如果有突發情緒狀況，可在家人陪同下一起到暫停區休息、轉換心情；對家長而言，移動到展場之外的空間，則可大幅減少旁人眼光所帶來的壓力。

「故宮智多星」參與者回饋

本次活動共有 7 組家庭共計 23 人參與，根據家長提供的報名資料，參加之自閉症者以輕度為主，全數為男生。同行的家庭成員大多為父母及手足，手足為年齡差距 1 至 4 歲不等之弟妹；部分家庭除核心成員外，尚有爺爺或舅舅一起參與。

為蒐集回饋意見，供未來類似活動規劃參考之用，「故宮智多星」現場提供 QRcode，以便參與者用手機掃描後填寫線上問卷。本次活動共回收問卷 7 份，大多由父母填寫，其中 1 份為自閉症兒童本人填寫。在活動整體規劃部分，包含時間安排、場地佈置、人員解說、硬體設備共 4 個項目，參與者均勾選滿意，無人勾選普通或不滿意；在活動設計部份，包含參

觀導覽解說、感官背包運用、彩繪創作體驗、心得分享交流共 4 個項目，參與者亦全數勾選滿意。最後的回饋意見部分，有「讚」、「謝謝」、「很用心，孩子也很開心」等感想，也有期待未來舉辦類似活動的意見，反映參與者普遍對「故宮智多星」活動予以肯定。

此外，筆者觀察發現，由於每一位參與者都可領取彩繪材料，加上各組家庭均有故宮導覽志工陪同，因此不少家長也相當投入彩繪活動，會主動請講師再解說一次彩繪技巧，或是與其他家人彼此分享彩繪內容。儘管時間不長，但成人得以暫時卸下照顧者的角色，以「個人」的身分一同享受繪畫的樂趣，是活動規劃時意想不到的收穫。（圖 16）

令筆者最印象深刻的，則是活動尾聲的心



圖 16 智多星的家人也很投入彩繪活動，專心地為個人作品構圖及著色。展示服務處提供



圖 17 智多星與實物投影的作品合影，展現成就感與自信。 展示服務處提供

得分享環節，由講師引導「智多星」們分享彩繪創作的心得，並鼓勵創作者與作品投影畫面合影。（圖 17）原本預期自閉症兒童可能因較為缺乏社交經驗，對於表述心情或是配合活動流程的意願較低；實際上，參與者多為輕度自閉症，多數願意配合指引，並且幾乎所有星兒都主動發表心得，甚至弟弟、妹妹也自動自發地跟著排隊，等待被講師「專訪」以及拍照，不禁令人莞爾。

結語與反思

故宮推行身心障礙觀眾服務多年，無論是到院參觀的觀眾，或是院外服務的對象，自閉症者的比例越來越高。2022 年故宮首次辦理「故宮智多星——自閉症親子家庭博物館探索活動」，即從故宮豐富的典藏資源出發，因應其特質，調整為切合需求的參觀內容。考量家庭觀眾參與文化或休閒活動的實際情形，「故宮智多星」開放 4 人以下的自閉症親子家庭共同

參與，有益於強化家庭情感，亦可使自閉症兒童在家人的陪伴下，更安心地融入博物館參觀情境。博物館雖不具醫療功能，但藉由參加博物館教育活動，為自閉症兒童提供一種社會化之文化參與經驗。

本次活動美中不足之處，主要受限於場地條件，由於正館三樓銅器陳列室附近並無合適的彩繪活動場地或休息空間，因此參觀導覽、彩繪活動及暫停區分屬不同樓層，增加了轉換場地的走動時間。此外，每一組家庭的導覽時間長短不一，活動延誤約 30 分鐘方結束，使一名自閉症兒童出現拍打桌面、中途離場等表現。未來執行類似活動，除提供較為安靜的空間，或減少環境中燈光、聲音等干擾因素之外，若可就近安排各活動環節的場地，同時掌握各組參與者進度並適時提醒，較為恰當。另外，因上述自閉症兒童出現負面情緒表現時，已接近活動尾聲，未能立即引導該組家庭前往暫停區放鬆休息或調適心情，甚為可惜。

未來，故宮將以本次「故宮智多星——自閉症親子家庭博物館探索活動」的辦理經驗為基礎，納入外部專業資源，深化服務人員對自閉症的意識，開發不同主題以及各類參觀輔助資源，持續為自閉症親子家庭提供富趣味而自在的博物館參觀體驗。對一般家庭而言，規劃家庭出遊行程、參加比較靜態的文化活動等，並非難事；但是對自閉症親子家庭而言，可能因為擔憂自閉症兒童無法適應環境而做出令人側目的表現，往往望之卻步。對此，博物館可以做的是，了解自閉症的特質與需求，規劃教育

活動，或營造友善的情境，以開放的心態面對來自星星的星兒們，降低自閉症親子家庭走進博物館參觀的門檻，進而使博物館成爲一個真正爲大眾開放的場域，進而促進各類觀眾在博物館中的文化參與。

感謝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陳坤富總幹事、謝佳洵社工、方若嘉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，以及臺大醫院蕭嫩妮職能治療師，共同參與活動籌畫，並惠賜寶貴意見，使本文更臻完善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展示服務處

註釋：

1.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，《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·02·與自閉症特質同行》（臺北：衛生福利部，2015），頁1-24。
2. 倪志琳，〈自閉症兒童與其家庭〉，《特殊教育季刊》，56期（1995.9），頁16-22。
3. 宋鴻燕，《自閉症：早期介入與家庭支持》（臺北：心理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103-127。
4. 黃怡碧主編，《CRPD 話重點：認識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〉的關鍵15講》（臺北：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、台灣國際醫學聯盟，2019），頁18-23。
5. “Morning at the Museum,” ACCESS Smithsonian, accessed February 27, 2023, <https://access.si.edu/program/morning-museum>
6. “SUBWAY SLEUTHS,” New York Transit Museum, accessed March 11, 2023, <https://www.nytransitmuseum.org/learn/subwaysleuths>
7. “NIGHT OWLS ACCESSIBLE EVENT,” Science Museum, accessed February 27, 2023, <https://www.sciencemuseum.org.uk/see-and-do/night-owls>; “EARLY BIRDS FREE ACCESSIBLE EVENT,” Science Museum, accessed February 27, 2023, <https://www.sciencemuseum.org.uk/see-and-do/early-birds>.
8. 馬元容，〈火星上的人類學家——談十三行博物館「早安博物館」〉，《新北市政府109年度自行研究報告》<https://www.rde.ntpc.gov.tw/home.jsp?id=183074dfd009df28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6月26日）。
9. 吳麗娟，〈藝術即治療——美術館取向的藝術教育治療試辦經驗分享〉，《博物館學季刊》，30卷3期（2016.7），頁67-79。
10. 江品君、謝文馨，〈踏出主動的一步：科博知星——自閉症家庭探索活動〉，《科博館訊》，369期（2018.8），頁7。
11. 蘇宛君，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心智障礙者教育活動之研究〉（臺北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7）。
12. “Backpacks,” The British Museum, accessed April 3, 2023, <https://www.britishmuseum.org/visit/family-visits/backpacks>.
13. 〈JM 尋寶包〉，《朱銘美術館》<http://edu.juming.org.tw/page/teachingtools/teachingtool-info>（檢索日期：2023年4月3日）。

參考文獻：

1. Coates, Charlotte. “Making the Museum Autism Friendly—Best Practice from Around the World.” MuseumNext. Accessed February 28, 2003. <https://www.museumnext.com/article/making-the-museum-autism-friendly>.
2. 宋鴻燕，《自閉症：早期介入與家庭支持》，臺北：心理出版社，2008。
3.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，《衛生福利部心理衛生專輯·02·與自閉症特質同行》，臺北：衛生福利部，2015。
4. 黃怡碧主編，《CRPD 話重點：認識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〉的關鍵15講》，臺北：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、台灣國際醫學聯盟，2019。
5. 黃琇凌，〈博物館與自閉症兒童的身心接觸〉，《台灣教育》，701期，2016年10月，頁34-37。
6. 蔡玫芳，〈走近權利模式：十三行博物館與自閉症平權政策〉，臺北：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8。